

文坛纵览

当下诗歌边缘化及其他

谭五昌

在当下中国,诗歌的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引起了许多诗人和热爱诗歌的人们的深度忧虑。其实,当今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诗集的出版数量很少,多为自费出版,发行量也不大。比起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状况可能更好一些。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诗歌活动的举办频率、规范等均远超于西方国家。比如,近两年在中国青海举行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应邀与会的外国诗人面对多达数百名的中国听众进行诗歌朗诵时,感觉特别兴奋,因为在西方,很少能够见到中国大陆这样“火爆”的诗歌场面。由此可见,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并不像我们诗人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虽然都存在诗歌被边缘化的现象,但西方诗人的心态相对而言比我们中国当代诗人要更加平和一些。因为在西方文学界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诗歌在文学中处于精英的位置,是文学中的皇冠。既然诗歌是一种相对贵族化的艺术门类,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读者,读者群必然是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

比如一谈到爱情,人们会想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这种海誓山盟式的爱情体验,但现代人的爱情经验就与前人很不相同了,变得更为复杂了。在此举一首台湾女诗人夏宇的爱情短诗《甜蜜的复仇》为例:“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这首诗既是友爱,又是写恨,蕴涵了一种复杂的现代爱情经验,这在古典爱情诗歌中很难找到的。如果不用新诗的话语方式,现代人的爱情经验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表达。由此可见,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有其独特的价值。不能说新诗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古典诗歌,因为新诗刚刚诞生90年,与高度发达的古典诗歌相比,在时间积淀、审美形态发展等方面均未完善,无法撼动古典诗歌的地位。但新诗独特的风貌与优势,恰恰是古典诗歌所不具有的。因为时代变化了,文学经验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诗歌领域也是如此。新诗的诞生本来就是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新诗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表达中国现代经验的历史任务。所有中国人的现代诉求都可以通过新诗或现代诗歌这种先进的文艺形式来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诗凸显了与古典诗很不一样的价值。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新诗起到了在文学上为现代中国人“代言”的功能。我以为新诗这种为现代中国人“代言”、彰显个人价值的功能始终没有减弱。简言之,从民族审美趣味的角度来看,由于许多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



京城板爷(国画) 马海方

新书架

《将·军》

郑甜

小说《将·军》以传奇的手法描写少爷虞小白与下人许大胆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期间爱恨情仇的纠葛。许大胆从奴才到革命勇士,充分体现了一个小“卒”当大车的革命寓言;而虞小白从少爷到大清通缉犯,到民国黑帮老大,再到抗战汉奸,成了一个“最有良心”的反派人物,这是一条必然与偶然交替的道路。在国运休戚关头,许虞二人以微末之身,打破僵局,杀身成仁,完成“将军”的绝响。“将军”原为象棋术语,在作者看来,“将军”是一种民族精神,是忍辱含垢的坚韧,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搏击,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将军”具有悲剧的意蕴,透射着悲壮的美。作品寄托了作者对家与国、江湖与庙堂的独到思考,体现了他对“将军”精神的独特理解。

郑邑旧事

人民广场

王瑞明 杜丰芮

2011年10月22日,在郑州解放63周年纪念日,位于金水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南角新建的“人民广场”正式向市民开放了。这个带有纪念性的休闲绿地,在熙攘闹市区,又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休息、健身、游玩的好去处。

说起“人民广场”,使一些老郑州人对“人民广场”又勾起了许多回忆: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不久,郑州市人民政府在今管城区人民政府院内办公,门前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叫市府前街(今改叫管城街),在政府办公院东侧50米处有一个约9亩大小的小广场(群众称为小空地),小广场东边有一砖砌的露天台子,坐东面西,呈长方形,长约15米,宽约7米,台子东边有一堵粉刷的白墙,上书“人民胜利台”五个红色醒目大字。当年人民政府的升旗仪式就在这里进行,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庆祝大会也是在这里隆重召开。

据说:解放初叫响的“人民胜利台”还与明代这里建有一座鼓楼有关。古时候,我国都城和各大中县城以及寺院都建有钟鼓楼。郑州鼓楼,坐落在原州衙附近,建于明代。昔日楼上悬有大钟和鼓楼,所以又叫钟鼓楼。内有专人管理。每日清晨闻钟声而起,入夜闻鼓声而息。鼓楼建筑在三层高的大砖台之上,长5丈5尺,宽4丈2尺。纯砖木结构,重檐复屋,四角攒顶,形式古雅优美,是一座具有民族形式和宗教色彩的宏伟建筑物。登楼远眺,县城容貌一览无余。

鼓楼下部为一南北通道,可以走车行人。南门楣上方嵌有石匾端书“四侨旧治”四字。门两旁蹲坐两个大青石狮。东南角有李春解元坊,西南角为霍复中状元坊(均已在清末时毁坏)。

抗战胜利后,略事维修,又在北门楣上书写胜利楼,并在其东北修建一个鼓楼,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人民胜利台。鼓楼,由于年久失修,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扩修道路时,将鼓楼拆除。

1949年6月,郑州市人民政府改为郑州市人民政府,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择其西北边毗邻古城墙的一片空地开辟了一个新广场,能容纳万余人,这就是郑州市人民广场。大门在天成路上,北边紧挨古城墙坎偏西处建了一个带顶的大舞台。每逢市里庆祝五一、十一等组织群众性集会、宣判大会就在这运动场里。1949年10月,郑州市各界人民万余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

几十年过去了,郑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胜利台处的小广场已变成了市民群众休闲的小游园;人民广场早已成为郑州市体育场了。时至今日,郑州市顺应时代的发展,营造一个独具特色带纪念性的空间,曾闪耀着一个地方一段历史光华的“人民广场”又与广大市民见面,感到十分亲切。

万花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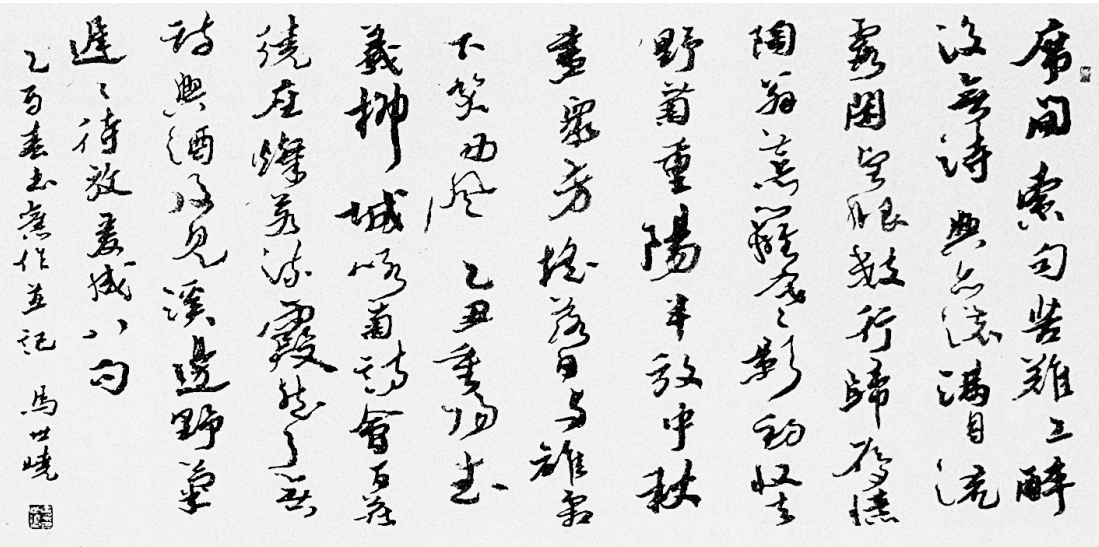
握手礼:握手礼大约来源于中世纪,当时打仗的骑兵都披甲戴盔。这样全身披挂后,除两只眼睛外其余都包裹在铁甲中,随时准备冲向敌人。如果表示友好,互相接近时就应该脱去右手的甲冑,伸出左手表示没有武器,互相握一下,即为和平的象征。

叩手礼:传说乾隆下江南微服察访,扮作平民模样,随从们朝见或请旨问安不便施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节,否则君王身份暴露了,但在封建社会,就君之礼乃人生之大伦,岂可废弃。正在争论之际,有一聪明臣子,想出一个主意,以“手”代“首”,这样“叩首”为“叩手”取代,三个指头弯曲叩表示“三跪”,指头轻叩九下表示“九叩首”,这个意见被采纳后,逐渐在民间推

国民众沉浸在古典诗歌审美趣味中难以自拔,对新诗难以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新诗被边缘化的趋势。

在当下,面对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语境,中国当代诗人应该摆正自己的文化心态,定位好自我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我个人认为,诗人的写作姿态不能高高在上,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骨子里,在美学趣味上,还是应该保持某种贵族化的东西。现代诗歌在取材上是日常化、生活化、高度经验化的,但如果在境界上、在审美的品位上不能跟大众保持适当的距离,最终会导致大众对诗歌的失望乃至轻蔑。现在有不少“先锋”诗人极力与大众文化打成一片,利用传媒的优势,将自己打造成大众文化明星,以吸引更多的眼球。我想主要原因是读者们在女诗人赵丽华那些在网上传播的口语诗歌文本中,看不出它们有任何艺术上的高妙之处。其实很多人对诗歌还是保持了某种神圣化的期待。一旦这种期待落空了,他(她)们就会由失望转为不满乃至愤怒。在潜意识中,读者还是需要诗歌去提升他们的修养与品位的。如果诗人们发表的诗歌是口水甚至垃圾诗歌,大众对诗歌最后的期望就会完全落空。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这个时代对诗人的要求其实不是降低了,而是增高了,作为一个诗人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诗人代表着一个诗歌群体。其实无论是赵丽华还是其他哪位诗人,当他(她)本人的写作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也有平庸之作出现。所以在这个消费化的时代,诗人们对待自己的诗歌写作要更加慎重才行,不能以一种纯粹消费、娱乐的心态去从事诗歌写作,必须在诗歌艺术面前保持一种必要的严肃态度。只有当诗人自己塑造出诗人与诗歌的正面形象,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大众对当代诗歌与诗人的偏见。客观地讲,当代诗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优秀的诗人很多,我们当为此欣慰。但当前的伪诗人、伪诗歌也不在少数,令人忧虑。在当前,大众不可能给当代诗人一个宽容的环境,充分理解他们,鼓励诗人进行严肃的创造,而诗人们自己也要自强自重,唯有如此,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才有可能被摆脱,当代诗人的文化抱负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实现。



马世伟书法

各种礼节的由来

谢康仪

担。到友人家拜访,表示友好,也要脱掉。后来流传下来,便演化成脱帽礼。

碰杯礼:古罗马时,贵族间流行决斗的风气。在决斗之前,双方要互换一杯酒喝,为了证明酒中无毒,在喝之前,两人要把各自酒杯中的酒倒给对方一点,然后一饮而尽。久而久之,流传下来,喝酒时碰一下杯才算礼貌。

戴黑纱礼:起源于英国古代,贵族死后,其仆役均须着丧服致哀,而买不起衣服的,就用一块黑纱裹臂致哀。后来,这种简单丧礼就流传到世界各地。

易志坚急得不行,又使劲拉拉拉手松点儿,说:“公家的钱,不要太认真。妙人是不得已的,谁叫我们做管理呢!我现在处理这样的事情,都是能为员工多争取一点儿钱就多争取一点儿,权当积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哪天这样的事情就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

拉拉叹气说:“我老,老易,你不是在对我进行情感胁迫吧?照你说得这么容易,经办的HR松松手,赔偿费就能高上去,那我的老板就成了吃干饭的了,内控的人也该全炒了。”拉拉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易志坚还是不肯放弃给她洗脑:“县官不如现管,这话流传了千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拉拉有点儿烦了,她果断地打断易志坚,说:“老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欲速则不达,钱也不是万能的。放心吧,我自有我的策略。再给点儿耐心,最多再等一个月,时间一到,事情必然会有结果。”

易志坚白操心。没过两天,万方的事情就峰回路转,比拉拉预想的还早了一个月。

万方来找拉拉的时候,可谓满面春风,一进门就对拉拉说:“我要是同意离开公司,公司应该按《劳动法》规定支付我一个月的补偿。”

拉拉倒是不惊讶,因为这也是她经常设想的结局之一,通常发生在万方顺利找到下家的時候。

拉拉笑眯眯地说:“那当然,这是公司应该给你的。”

万方说:“好吧,那我现在就在那里不续约通知书上签字,说明我没有异议。”说罢,她掏出笔来刷刷刷地就签了字,她的动作很麻利,拉拉亦毫不逊色,两人只用了几分钟就把该办的手续都办好了。

患得患失

拉拉和童家明合写的案例机会《毕业头三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出版商看中并出版,结果卖得出乎意料的好。另外,童家明在一线城市选择了几家高校作宣讲也很成功,为他们在北京和上海的商业性培训先打了一个不错的底子。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用童家明的话说,他们的事业如火如荼。

然而,拉拉却被这如火如荼弄得惴惴不安。她问王伟:“你说,人家会不会看出是我写的?”

王伟说:“你们不是用了笔名吗?谁会想得到是你写的!”

拉拉把书哗啦啦一阵猛翻,越翻越不放心,指给王伟看:“瞧!这个观点,还有这个,典型的DB式价值观呀!还有这些,都是童家明在DB作校园招聘时的那套东西,行内人很容易看出来的。”

王伟笑笑道:“拉拉,你以为你俩能有多火?以至于行内人都注意到这么一本案例分析?你看,你和童家明已经得了不少稿费,我估计,差不多了,要不了多久这书就该卖不动了。”

拉拉大摇其头说:“你不知道,童家明作校园宣讲,老是扯上《毕业头三年》——都知道当年做管理培训生项目,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合作的,这样人家很容易顺藤摸瓜的。”

王伟索性说:“知道就知道,就是你写的,怎么了?”

拉拉没好气地说:“说得轻巧!换了你是你,我不信你没压力。”

王伟满面笑容地劝拉拉:“要我说,你和童家明搭档挺好,也许真能大热,总监做不做都不打紧。”

拉拉恼火地瞪了王伟一眼,“一边儿去!”

王伟笑道:“童家明不是说不说,有人要买第二部的出版权,催你们接着写吗?这可是个机会。再说,作就业辅导,也不挺符合你的理想吗?”

拉拉心里七上八下,想了半天也拿不出个决断,长叹一声道:“眼前不是想拼一拼总监吗?我离这个位置已经前所未有的近,怎么可能在节骨眼上放弃?”

王伟说:“你只是在大公司待惯了,一下让你从里边出来,你有些害怕罢了。”拉拉心里顶,把冷气顶在脑袋上一盖,整个人裹着被子从床的这边滚到另一边,她瓮声瓮气地嚷了一句:“不活了!”

王伟眼过去,轻轻推了推那个被卷说:“行啦,不纠结了,咱接着为总监奋斗!理想嘛,等哪天有空了再谈不迟。”

当天晚上回家,拉拉告诉王伟说李卫东办公桌上有本《毕业头三年》。王伟意识到李卫东是先听了什么,才去看这本书的,他只得安慰拉拉道:“李卫东也许就是一时兴起,随便翻翻的。你不用自己吓自己。”

拉拉根本不信,她责怪王伟道:“我再也听不到你糊弄我了。当初就是听信了你的话,我才大意了。不肯肯定能把内容处理得更模糊点儿。”

连载

乔乔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经透亮了。

那天在学校的公告栏里,看到蒲刃追思会的时间和地点,想象着他音容笑貌的照片被一万朵白玫瑰和一万支蜡烛簇拥着,人们放着音乐,念着诗句,在别人的生平里,流下自己心底的泪。他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假如知道他会走得如此匆忙,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听他最后想跟他说什么?她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也无从了解他的离去,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其实爱情,就是伤害。她宁愿相信他就是普通的车祸,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解读,当然同学和老师们也都这么认为。而她是没有力气再去想什么阴谋论了。

无论是冯渊雷还是蒲刃,她都没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并不知道他们们的所思所想。而且无论怎么计算,人生和爱情都是无解的。

中午吃完饭以后,乔乔在大街上随便拦了一辆黄色的计程车。

乔乔对司机说:“去阳山。”司机愣了一下,回道,哪个阳山?乔乔反问道,有几个阳山?司机下意识摸了摸下巴,仿佛总算反应过来。

阳山,生前他最喜欢的去处,终究变成了他的阴地。

让他们从此阴阳两隔。

最让司机不解的是,他们在接近黄昏时来到风景区,乔乔却没有下车,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回吧。

直到深夜,乔乔打开电脑,有一封电子邮件跳了出来,是蒲刃写的,显然是在生前设置好了程序,让它在这一天出现在她的面前。

背景音乐是谷村新司的《星》。信是这样写的:

乔乔:总有一些事情,会毁了我们的生活,来世相见,记得千万别打招呼,一定装作不认识,让我没有机会接近你、伤害你。祝你生日快乐。

你的蒲刃

乔乔一动不动地坐着,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完)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